

第三輯

張伯偉 編

域外漢籍研究集刊

中華書局
北京 2007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域外漢籍研究集刊. 第3輯/張伯偉編. -北京:中華書局,2007.5

ISBN 978-7-101-05547-4

I. 域… II. 張… III. 古籍-中國-年刊 IV. Z121.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030967 號

-
- 書名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三輯
編者 張伯偉
責任編輯 孫文穎
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
版次 2007年5月北京第1版
200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規格 787×960毫米 1/16
印張30 插頁2 字數500千字
- 印數 1-2000冊
國際書號 ISBN 978-7-101-05547-4
定價 58.00元
-

本書出版受國家“985 工程”

“漢語言文學與民族認同”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支持

目次

朝鮮—韓國漢籍研究

- 清代朝鮮燕行使團食宿考 左江(3)
《海東要覽》校釋稿(一) 讀書班 初稿 俞士玲 增補整理(29)
李鈺《百家詩話抄》小考 張伯偉(49)

日本漢籍研究

- 《文鏡秘府論》的幾個傳本 盧盛江(63)
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(子部)失考書考 孫猛(85)
領水人的忠誠與反逆:十七世紀日本唐通事知識結構
與道德圖式探析 廖肇亨(201)
遼寧省圖書館藏島田翰《吾所觀古文舊書考》稿本殘
帙跋 金程宇(225)

漢籍交流研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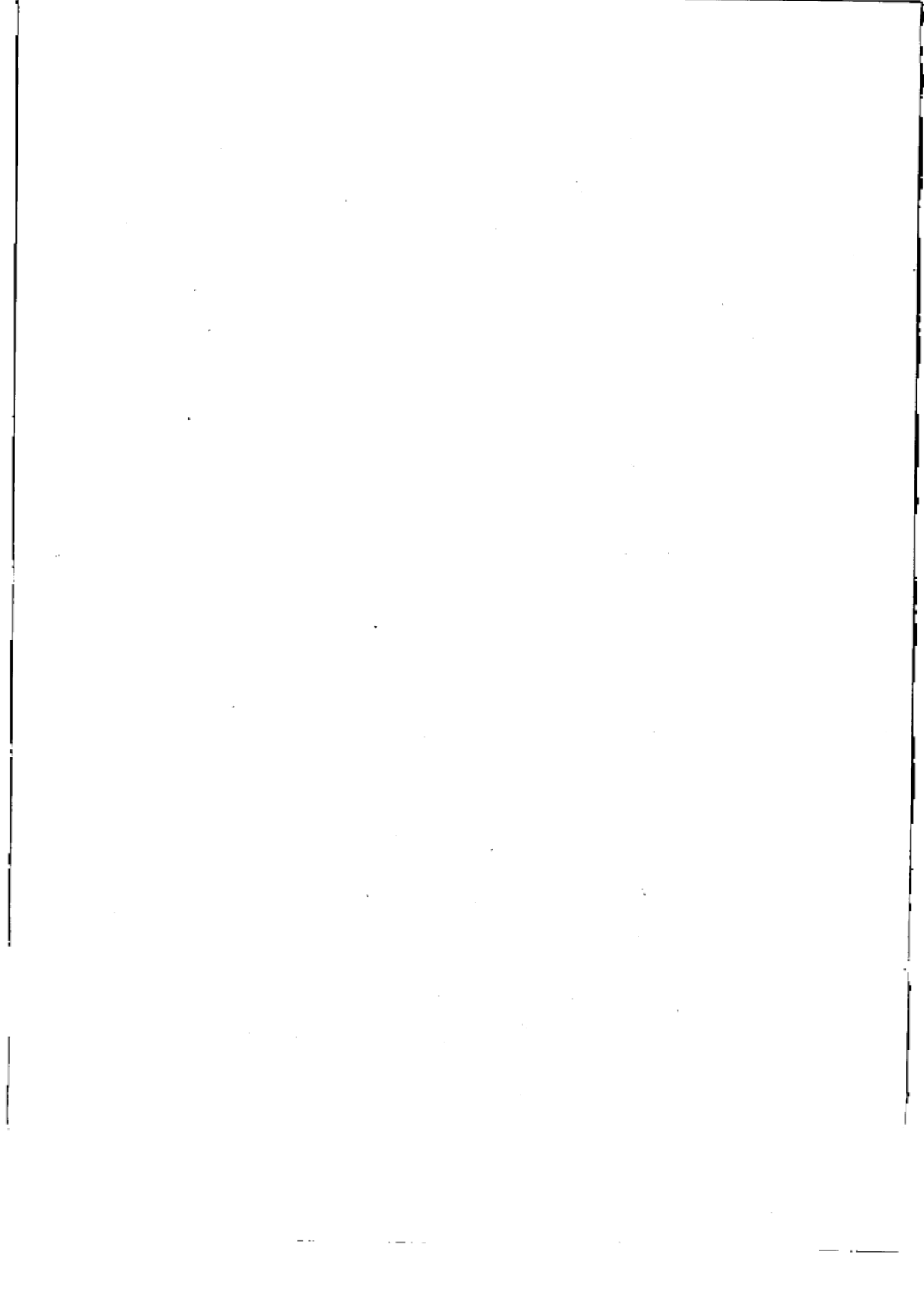
- 日本猿投神社藏《文選》古寫本研究 傅剛(233)
日本國宮內廳書陵部藏殘宋本《太平寰宇記》校考 孔祥軍(251)
《臥雲日伴錄拔尤》與中日書籍交流 陳小法(271)
《中興禪林風月集》考論 卞東波(311)
《剪燈新話》與《雨月物語》之比較
——兼論“牡丹燈籠”現象 喬光輝(331)
東文學社及其譯刊的《支那通史》與《東洋史要》 鄒振環(347)
日本東洋文庫藏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編纂資料 吳格(371)
譏論古代中越書籍形式的文化關係 劉玉珺(405)

稀見資料介紹

莽蒼園詩稿餘 張斐 著 劉玉才 整理補遺(427)

稿約 (475)

朝鮮—韓國漢籍研究



清代朝鮮燕行使團食宿考

左 江

清崇德二年(1637,明崇禎十年,朝鮮仁祖十五年)正月,朝鮮與清簽訂“丁丑約條”^①,兩國確立了宗藩關係,自此朝鮮每年要向清朝朝貢。朝貢的類別很複雜,大概有冬至使、歲幣使、正朝使、聖節使、進賀使、問安使、陳慰使、進香使、陳奏使、奏請使、告訃使、謝恩使等^②。冬至使、歲幣使、正朝使、聖節使為定期遣派,其他各使行“則隨事差送”^③。定期派送的四大使亦有變化,從崇德二年(1637)至崇德七年(1642),因太宗生日在十月,則先於九月間冬至、聖節、歲幣三使同行,再於十一月或十二月派出正朝使。崇德八年(1643)太宗去世,順治繼位,因其生日在正月,則是年與順治元年(1644),冬至與歲幣並行,正朝與聖節單獨派使臣,形成四貢三使的局面^④。“至順治乙酉(1644)因勅諭路道遙遠,元朝、冬至、聖節三節表儀俱准於元朝並貢云。乃並三節及歲

① 約條規定:“去明國之年號,絕明國之交往,獻納明國所與之誥命、冊印躬來朝謁。爾以長子並再令一子為質,諸大臣有子者以子,無子者以弟為質。爾不諱,則朕立爾質子嗣位。從此一應文移,奉大清國之正朔。其萬壽節及中宮千秋、皇太子千秋、冬至、元旦及慶弔等事,俱行貢獻之禮,並遣大臣及內官奉表,其所進往來之表及朕降詔敕,或有事遣使傳諭,爾與使臣相見之禮及爾陪臣謁見並迎送、饋使之禮,毋違明國舊例。”《清太宗實錄》卷三三,第二冊,頁430。中華書局,1985年。

② 張存武《清韓宗藩貿易 1637~1894》,頁16。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,1978年。參見劉為《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》第二章《使行的種類和任務》,頁29—34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,2002年。

③ 《通文館志》卷三《事大·赴京使行》,頁23。韓國民昌文化社,1997年。

④ 《使行錄》,載《燕行錄選集》(下),頁1283—1285。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,1962年。

幣爲一行，而必備使、副使、書狀官三員，名之曰冬至使，歲一遣之”^①。至此，四使並行成爲定式，稱爲“三節年貢行”，簡稱“節使”，而謝恩、奏請、進賀、陳奏等也多附於節使。

每次朝鮮使行都派出龐大的使團，由正官與從人構成，正官指使臣、譯官、軍官、醫官、寫字官、畫員、日官等，約三十餘人^②，正官之外有奴子、驛卒、軍牢、驅人（馬夫）等從人^③。總計朝鮮使團出使中國時，通常有人員二三百人，馬一二百匹。如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謝恩兼三節年貢徐文重一行：“入柵人六百七十，馬五百六十九匹，而人三百一，馬二百一十四匹入往北京，餘自瀋陽還送矣。”^④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三節年貢兼謝恩俞彥鎬一行，人員三百二十四名，馬二百三十五匹^⑤。嘉慶八年（1803）三節年貢徐長輔一行“人共二百五十三，馬共一百九十六”^⑥。如此龐大的使團，來回數千里路程，研究他們在途中及在北京如何解決食宿問題，亦是頗有趣味的事。

一 在朝鮮國內的行程與食宿

朝鮮使團在朝鮮國內的行程，主要是指從朝鮮京城至義州這一段的路程，此段所經過的地點在朝鮮文人的《燕行錄》中有很具體的記載，如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冬至兼謝恩正使順義君烜、副使金善行、書狀官洪億入京，洪大容（1731—1783）以洪億之侄隨使團前往，其《湛軒燕記》對此段路程的記載如

① 《通文館志》卷三《事大·赴京使行》，頁23。

② 《通文館志》卷三《事大·赴京使行》，頁23—25。

③ 奴子，清初凡正官均有，約自康熙中減定正副使各二名，書狀、堂上譯官及軍官、上通事、掌務官、寫字官、御醫各一員，大致不出十四五名。驛卒約三十人，充各種馬頭及轎夫、廚子等。軍牢二人。朝鮮使團千里行役，又帶許多歲幣方物及行李貨物，所以騎馱馬匹通常有二百一二十匹。其中分驛馬、僱馬、自騎馬、私持馬四種，每馬均有牽夫一名，而驛馬牽夫曰馬夫，其餘曰驅人。參見張存武《清韓宗藩貿易 1637~1894》，頁23。

④ 徐文重《燕行日錄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下），頁263。徐文重爲此行副使。入柵指進入柵門，柵門爲朝鮮與清的邊界，入柵即進入中國境內。

⑤ 俞彥鎬《燕行錄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下），頁1158—1159。俞彥鎬爲此行正使。

⑥ 徐長輔《蔚山紀程》卷五《附錄·行總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上），頁787。徐長輔爲此行書狀官。

下：

自京至義州一千五十里，高陽碧蹄館四十里，坡州坡平館四十里，長湍臨湍館三十里，松都太平館四十五里，金川金陵館七十里，平山東陽館三十里，蔥秀寶山館三十里，瑞興龍泉館五十里，芻水鳳陽館四十里，鳳山洞仙館三十里，黃州齊安館四十里，中和生陽館五十里，平壤大同館五十里，順安安定館五十里，肅川肅寧館六十里，安州安興館六十里，嘉山嘉平館五十里（納清亭二十五里），定州新安館四十五里，郭山雲興館三十里，宣川林畔館四十里，鐵山車輦館四十里，龍川良策館三十里，所串義順館四十里，義州龍灣館三十五里。^①

非常清楚地指出了所經站點及館舍名稱。以上內容可與金昌業《老稼齋燕行日記》相參照，金昌業（1658—1721），於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隨謝恩兼三節年貢行正使金昌集、副使尹趾仁、書狀官盧世夏赴北京。他在《燕行日記》中詳細記載了每天的行程、午餐地點及所宿館舍：

十一月初三日壬午，風雪。飲錢於弘濟院，行四十里宿高陽。

初四日癸未，朝陰晚晴。自高陽行四十里宿坡州。

初五日甲申，寒，朝陰雪飄。自坡州行三十里至青黛川，又行十五里至長湍府中火，又行四十里宿松都。

初六日乙酉，晴。行七十里至金川中火，又行三十里宿平山。

初七日丙戌，陰雪。自平山行三十里至蔥秀站中火，又行五十里宿瑞興。

初八日丁亥，陰微雪。自瑞興行四十里到劍水站中火，又行三十里宿鳳山。

初九日戊子，晴。自鳳山行四十里至黃州止宿。

初十日己丑，晴。自黃州行五十里至中和止宿。

十一日庚寅，晴。自中和行四十五里至平壤止宿。

十二日辛卯，雨，晚晴，風。留平壤。

十三日壬辰，晴，風寒。自平壤行五十里至順安止宿。

十四日癸巳。自順安行六十里至肅川止宿。

十五日甲午，晴，夕雪。自肅川行六十里至安州止宿。

^① 洪大容《湛軒燕記》卷四《路程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上），頁362—363。

十六日乙未，夕雪。留安州。

十七日丙申，陰，乍雪。自安州行五十里至嘉山止宿。

十八日丁酉，晴，風寒。自嘉山行三十里至納清亭中火，又行四十里至定州止宿。

十九日戊辰，風寒如昨。自定州行三十里至雲興館中火，又行四十里至宣川止宿。

二十日己亥，晴，風寒如昨。自宣川行五十里至車輦館中火，又行三十里至良策站止宿。

二十一日庚子，晴，風寒如昨。自良策行四十五里至所串館中火，又行三十里抵義州。^①

兩相對照，我們發現，金昌業與洪大容的燕行時間雖然相差 53 年，但記載的驛站、地名完全一致，可見使團在朝鮮境內從京城到義州的路線與行程安排是固定的。

此段行程因為是在朝鮮國內，相對比較輕鬆，朝廷在使團出發之前會給所經館舍發公文，要各地官員負責接待：

碧蹄、坡州、長湍、開城府、金川、平山、蔥秀嶺、瑞興、劍水站、鳳山、黃州、中和、平壤、順安、肅川、安州、嘉山、定州、雲興、林畔、車輦、良策、所串、義州指路。

某正使某官姓 副使某官姓 書狀官某官姓 行次某月某日京中離發，教是去乎，延候支供等事一依前例向事。^②

沿路官員要按要求派專人分別接待三使臣，李坤《燕行記事》有“海西沿路各邑並站官”一節，專門記載了一路的支持官員：

金川站：正使支持官，海州判官吳在文；副使支持官，白川郡守閔百寅病，代兼官本郡守蔡顯一；書狀支持官，本郡守蔡顯一。平山站：正使支持官，本府使柳鎮說；副使支持官，延安府使趙時述；書狀支持官，谷山府使朴取源。蔥秀站：正使支持官，遂安郡守鄭潤弼；副使支持官，信川郡守李沆病，代兼官遂安郡守鄭潤弼；書狀支持官，兌山縣監趙學晉。瑞興站：正使支持官，本縣監徐命敏；副使支持官，載寧郡守洪元燮病，代兼官本縣監

① 金昌業《老稼齋燕行日記》，載《國譯燕行錄選集》。

② 《通文館志》卷三《事大·先文》，頁 28。

徐命敏；書狀支持官，新溪縣令朴師範。劍水站：正使支持官，文化縣令李弘之；副使支持官，殷栗縣監朴星源上京，代兼官豐川府使鄭啟淳；書狀支持官，長連縣監尹謐。鳳山站：正使支持官，本郡守蔡弘履上京，代兼官新溪縣令朴師範；副使支持官，松禾縣監沈原之；書狀支持官，長淵縣監具世績罪罷。黃州站：正使支持官，本牧使洪秉殷被拿上京；副使支持官，安岳郡守李明中；書狀支持官，豐川府使鄭啟淳。^①

每站正使、副使與書狀官都有專門的接待官員，如果接待官員生病或不在任上，則由其他人員兼代。負責接待三使的沿路各站官員及其手下官吏，必須認真完成使命，否則會有失職嫌疑，特別是下層官吏，因職位低微，很容易因接待不周而受到懲處。李坤記載：“午憩臨湍館。本府使孫相龍稱病不呈公狀，故座首移囚前站，以三公兄之不為整待，刑訊戶長。”^②本為府使失職，結果卻以“三公兄”接待不周的理由刑訊座首^③。又如金景善一行“至劍水中火，長連出站。而所供草率，不堪下箸。既有裁減之朝飭，則不可以是論責。而但前排旗棍等物亦不來待，故棍治公兄”^④。因為朝廷有節約的命令，使臣不能以供應草率懲處接待官吏，就以旗棍準備不周的借口責打首吏，不免有打擊報復的嫌疑。

沿途接待官員除負責使團的食宿，還會為使臣安排妓樂表演，如金昌業一行至江東縣留宿，崔德中記載云：“成川妓生七人來待。夜於西軒聽巫山仙之琴，此乃關西名琴也。”^⑤至成川府，“主將陪仲氏偕至，與同宗之人數十人設大風樂。妓生殆過六十，而無一人艷色者。第欵琴之才勝於諸道矣。……夜，楚

① 李坤《燕行紀事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下）。李坤於乾隆四二十年（1777）以進賀謝恩兼三節年貢副使的身份赴燕。

② 李坤《燕行紀事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下）。

③ 三公兄：朝鮮時代地方守令分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房，後來以吏房、戶房、刑房為中心，三房首吏被稱為三公兄。座首：朝鮮時代有鄉所或稱留鄉所的機構，由座首與別監負責。座首由鄉士中年紀最長的德高望重之人擔任，又有鄉任、監官、鄉正等數種稱呼，其職任是地方六房中一般由座首掌管吏、兵房，左別監掌管戶、禮房，右別監掌管刑、工房。

④ 金景善《燕轅直指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上）。金景善於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以冬至謝恩使行書狀官的身份赴燕。

⑤ 崔德中《燕行錄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下）。崔德中為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謝恩兼三節年貢行副使尹趾仁的軍官。

台花、千金換、一興來、絕代佳、夢裏雲等四五妓來遊，概為主倅之命令也。”^①這些都還是比較簡單的安排，沿路官員還會為使團準備更精彩也更為大型的節目，其中比較固定的有宣川的“項莊舞”與義州的“百一之遊”，如朴思浩一行至宣川：

倚劔亭設妓樂。有項莊舞者，排鋪鴻門宴，項羽、沛公、范增、張良、項伯、樊噲儼然列坐。玉斗卮酒、擁盾直入之狀無不畢具。其中一健妓，著假面帶劔，請舞，翩然起舞，劔勢閃閃，睥睨進退，其意在沛公。項伯又起舞遮之。一妓為沛公像，無限受困。舞罷，艷然作色曰：從今以往，寧死不願為沛公。有若恥事者然，舉坐莫不捧腹。^②

不但人物眾多，編排謹嚴，而且演員的表演亦很生動逼真。又如徐長輔等行至義州龍灣，有“百一之遊”：

十七日戊申，朝陰晚晴，龍灣館留。百一院，觀諸妓馳馬。是日作百一之遊，院在城西門外，或曰講武堂，堂不甚敞，而階庭平闊，政合馳射場。先武校輩試馬上藝，試迄，選諸妓中善騎者五六人，令各服軍裝馳馬。馬皆蓄勒驕逸，而臺前校卒一聲吹角，舉皆叩鞍爭先，如臨陣突擊者然。^③

此表演因在義州的百一院進行，因此被稱為“百一之遊”，先由兵士表演騎馬射擊，然後由妓女馳馬試劍，場面頗為壯觀，“蓋此為灣妓長技。使行到此，例設此會，以慰客懷”^④。另外，在黃州還有為使臣送別的船樂，朴思浩一行回程至黃州：

三使齊會體仁閣，設樂大樂府名色，有獅子舞、鶴舞、牙拍舞、鈴江舞、拋樂劔舞、鼓舞、獻蟠桃處容舞、關東舞、鴻門宴。其中又有船樂，維其曲方言，如云船離也。始出於水路，朝天時，置畫船於筵上，選童妓一雙扮作小校，朱笠貝纓，插虎鬚紅天翼，白羽箭，左執弓弭，右握鞭鞘。前作軍禮。

① 崔德中《燕行錄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下）。

② 朴思浩《心田稿》（一）《燕薊紀程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上）。朴思浩於道光八年（1838）以冬至兼謝恩正使洪起燮從事官的身份赴燕。此段項莊舞的描寫，是使團一行回程至宣川時的記載，同樣亦能反映他們的使行生活。一般使團在前往北京時，沿路官員也會安排此類表演，如金景善一行至宣川，“飯訖仍設妓樂。樂既闋，奏所謂項莊舞，扮做沛公、項王會鴻門者”（金景善《燕轅直指》）。

③ 徐長輔《薊山紀程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上）。

④ 金景善《燕轅直指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上）。

唱初吹出立軒頭，唱鳴金二下大吹打，庭中動鼓角。群妓皆羅衫繡裙，繞船齊唱解纜之歌。又唱二吹三，吹訖，一童妓扮作小校，紅衣羽笠，立船上唱舉碇炮，庭中放一炮，仍收碇舉帆，船作轉軸，徐徐轉之，作行船形。羣妓又繞船齊歌且祝之，其曲淒悵，令人斷腸。其歌曰：碇舉兮船離，此時去兮何時來。萬頃滄波兮，平盤貯水去似回。^①

地方官準備的節目雖多，但尤為引人注目的還是船樂表演，朴思浩詳細記載了這一表演的程式以及演員的裝束、動作、唱詞等。船樂在這裏是地方官員為迎接使團回程安排的妓樂表演，但根據朴思浩的描寫，它實際上是送別使團由水路朝天時的作品，曲詞淒涼，令人傷懷。作為送別之作，船樂理應安排在使團燕行時演出，但大概由於船樂的表演要動用較多的人力、物力，準備起來不太容易，又由於太過傷感，會使行人更為惆悵，所以在燕行使團離開時很少演出，在文人的燕行日記中對它的記載也很少。

綜上所述，朝鮮使團一行在國內的行程比較從容，他們受到各方的禮遇，食宿得到很好的安排，並且能夠欣賞到精彩壯觀的歌舞表演，行程相對輕鬆而愉悅。

二 從義州至北京的行程與食宿

從義州至北京的行程是指從義州入柵門到鳳城，再經瀋陽（或牛家莊），到山海關最終抵達北京的過程。這一段也有固定的路線安排，按《通文館志》記載，陸路可分為三段，第一段自朝鮮義州過鴨綠江，經九連城（鎮江城）、湯站、柵門、鳳凰城、松站（鎮東堡）、通遠堡（鎮夷堡）、連山關（鴉鵲關）、甜水站，至遼東。第二段自遼東至廣寧，分北綫和南綫。北綫由遼東經十里堡、瀋陽（盛京）、邊城、周流河（巨流河）、白旗堡、二道井、小黑山至廣寧。南綫由遼東經鞍山、海州衛、牛家莊、沙嶺、高平驛、盤山驛，再到廣寧。第三段由廣寧經閭陽驛、十三山（石山站）、小凌河、杏山驛、連山驛、寧遠衛、曹莊驛、東關驛、沙河驛、前屯衛、高嶺驛、山海關、深河驛、撫寧縣、永平府、七家嶺、豐潤縣、玉田縣、薊州、三河縣、通州，至北京^②。以上所列地名則為朝鮮使團留宿或中途

① 朴思浩《心田稿》（一）《燕薊紀程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上）。

② 《通文館志》卷三《事大·中原進貢路程》，頁39—40。

休息進餐之地。

從順治初至康熙十八年(1697),這一路行程的第二段會選擇南綫,如:鄭太和於順治六年(1649)以進賀兼謝恩正使身份入清,至遼東後,使團留宿之地為鞍山、牛家莊、高平驛,然後至閭陽驛^①;麟坪大君於順治十三年(1656)以謝恩正使身份往北京,至遼東後,宿鞍山、牛家莊、沙嶺、高平驛,直至廣寧^②;鄭太和於康熙元年(1662)又作為進賀兼陳奏正使第二次赴燕,此段留宿之地與麟坪大君一致^③。

朝鮮使團在這一時期的住宿情況,大概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:

一、從順治初至康熙元年(1662),使團行程相對比較自由,可在非指定的驛站住宿,如連山關至甜水站四十里,甜水站到狼子山亦四十里,狼子山到遼東差不多七十里,如按照規定,需分別在連山關、甜水站、遼東住宿,但從連山關到甜水站只有半天的路程,而從甜水站到遼東有一百多里路,一天之內很難趕到,所以使團多選擇在連山關與遼東間的狼子山站留宿。又山海關至榆關約七十七里,榆關至永平府約九十里,從山海關至永平府一天內也無法到達,所以會在二者之間的榆關住宿^④。留宿狼子山與榆關後來成為朝鮮使團的定例。又如鄭太和的第一次行程,過牛家莊未到沙嶺時,在三叉河邊村莊留宿兩夜;麟坪大君一行則在杏山驛與連山驛之間的塔山所停留^⑤。以上留宿地點都非指定驛站。這一時期加上清人為朝鮮使團沿路設置的館舍都已傾圮,所以使團多選擇住村舍或露宿,如麟坪大君一行,只在牛家莊與山海關二地入住館舍,而至牛家莊,“館於城東館舍。蓋為吾東使價創構,而草屋隘陋,難堪其苦”^⑥,其居住條件尚不及民居村舍。

二、自康熙元年開始,清人在沿途新修了察院。至鄭太和第二次赴燕時(1662),入柵後,“所宿處皆有察院”^⑦。朗善君李俔於康熙二年(1663)五月以陳慰兼進香正使的身份入燕,沿途察院雖新修,但住宿條件並不好,“到鳳

① 鄭太和《陽坡朝天日錄》,載《燕行錄選集》(下),頁103—105。

② 麟坪大君《燕途紀行》,載《燕行錄選集》(下)。

③ 鄭太和《陽坡朝天日錄》,載《燕行錄選集》(下),頁113—114。

④ 路程里數據金昌業《老稼齋燕行日記》。

⑤ 見鄭太和《陽坡朝天日錄》順治六年之行及麟坪大君《燕途紀行》。

⑥ 麟坪大君《燕途紀行》,載《燕行錄選集》(下)。

⑦ 鄭太和《陽坡朝天日錄》,載《燕行錄選集》(下),頁113。

鳳城察院，所謂察院者，作草家四五間，以爲三使臣入接之所，外以木柵周之而已。……察院屋宇爲雨水滲漏，坑上沾濕，已不堪其苦。”^①此行適逢中國北方的雨季，一路爲雨所困，行程更爲艱難。一行至山海關宿察院，“夜大雨，達朝不霽，屋宇滲漏，帳幕盡頹，坑上水深半尺。行中卜馱，盡爲收拾積置，然後與書狀跣足登坐，而通宵不得交睫。此間辛苦，誰能知之。”^②察院本甚簡陋，又爲大雨侵襲，根本無法入住。但因爲沿路察院是新修，朝鮮使團一般被要求在察院留宿，管理也比較嚴格。如鄭太和一行此次除狼子山一處，其餘留宿之地都在規定的驛站。當然在遇到特殊情況時，使團亦可宿於村舍、寺院，乃至露宿。如鄭太和一行因沙嶺與高平驛無察院，宿於民家^③。李俁一行“至沙嶺驛，下處於漢人家。……自此至盤山，不設察院，饌物亦自前不給云。”^④這是因爲在沙嶺、高平、盤山等站未設察院，使行不得不住宿民居的情況。又如李俁一行因雨被阻山海關三天後，“察院滲漏，水深過膝。書狀不堪其苦，言於城將，出宿於廟堂。”^⑤因察院積水，書狀在徵得清人同意後，移住寺院。這是察院無法入住的情形。還是李俁一行至沙河驛城外大川邊，“頃刻之間，大雨傾盆，前川漲溢，深加數仞……故一行上下，不得夕飯，露宿於沙阜之上、駕轎之中”^⑥，這是因爲大雨耽誤了行程，眾人只能在野外露宿的情形。

朝鮮使團走南綫時，牛家莊是一重要中轉站，在這裏使團要與清人完成歲幣貢物的交接，部分使團成員完成了押送貨物的任務，也由此返回朝鮮，剩下的人員繼續前往北京。如孫萬雄一行於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入清，至牛家莊，“交付方物歲幣於車夫，蓋自此至北京，清人自轉輸也。北京人去人，使臣以下三百一十，馬二百二十五。其餘刷馬及驅人圍練，使秦柱國明當領還灣上”^⑦。在牛家莊移交的貨物，由清人自行運往北京。

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清朝設海防堡於牛家莊，讓朝鮮使團改走北綫，這樣

① 李俁《朗善君癸卯燕京錄》，頁404。載林基中編《燕行錄全集》（24），頁407。韓國東國大學校出版部，2001年。

② 李俁《朗善君癸卯燕京錄》，頁409。

③ 鄭太和《陽坡朝天日錄》，載《燕行錄選集》（下），頁113。

④ 李俁《朗善君癸卯燕京錄》，頁407。

⑤ 李俁《朗善君癸卯燕京錄》，頁410。

⑥ 李俁《朗善君癸卯燕京錄》，頁412。

⑦ 孫萬雄《燕行日錄》，載《燕行錄全集》（28），頁328。孫萬雄爲此次燕行書狀官。